



黑暗的速度

(美) 伊丽莎白·穆恩◎著 卢永山◎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黑暗的速度

(美) 伊丽莎白·穆恩 著

卢永山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Copyright © 2002 by Elizabeth Moon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
JABberwocky Listerary Agency, Inc., through The Grayhawk
Agency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黑暗的速度 / (美) 穆恩著; 卢永山译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2.8

ISBN 978-7-5133-0789-5

I. ①黑… II. ①穆… ②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154967号



幻象文库

黑暗的速度

(美) 伊丽莎白·穆恩 著; 卢永山 译

责任编辑: 陈曦

责任印制: 韦舰

封面设计: 九一

插图提供: 孙十七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刚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13.5

字 数: 324千字

版 次: 2012年8月第一版 2012年8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789-5

定 价: 35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第一章

问题滚滚而来，他们从不等待回答，总是不断发问，在尚未回答的问题之上堆砌其他的问题，这些烦人的问题盖过每一个瞬间，封闭了每一个感觉。

还有命令。如果不是命令的话，就是“罗尔，这是什么”，“告诉我这是什么”，一个碗，同样的碗，同样的问题我不知回答了几次。这是一个碗，一个丑陋的碗，一个无聊的碗，一个彻头彻尾平淡无奇的碗，我对这个令人乏味的碗一点兴趣都没有。

如果他们不想听，为什么还要我回答？

但我明白最好大声说出来他们想要的答案，这辈子我所珍视的一切，都是牺牲了我真正想说的话，而改说他们想听的话才换来的。

我每年都会到这间办公室接受四次评估和建议，这名精神科医生与过去的其他医生一样，对我们之间的区别知之甚详，她的一再确认令人厌烦，所以我尽量不去看她，但这样做会有一定的风险，就像其他医生一样，她认为我应该多做点眼神接触，所以我只好注

视着她。

利落又专业的弗洛姆医生用几乎令人无法察觉的幅度扬眉、摇头，书上说自闭症患者不了解这些肢体语言的意义，但我读过那些书，我明白这些医生们认为我应该不懂的肢体语言。

我仍不明白的是，这些正常人，这些真实世界的人，这些拿到学位，坐在办公桌后面的舒适椅子上的人，他们不了解的范围究竟有多大。

我知道弗洛姆医生不知道的一些事情。她不知道我会阅读，她以为我患有超读症，只会机械式地复述一些字眼，她所称的机械式复述和她自己的阅读动作之间，究竟有什么差别，我根本察觉不出来。她不知道我认得很多字。每次她提到我的工作，我就回答说，我还在制药公司任职，接着她就问我是否了解“药”的意义。在与其他医生、护士和技术人员谈事情时，她喋喋不休地用了很多大字（这是她称呼这些复杂字眼的方式），其实这些事情可以用更简单的话表达。她知道我会用计算机，也知道我曾经上过学，但她仍不明白这与她的想法有所矛盾，因为她一向认为我几乎不识字，也难以用言语表达。

弗洛姆医生对我说话的方式，就好像我是个很笨的孩子，她不喜欢我说大字，只是要我表达我真正的意思。

我真正想说的是黑暗的速度和光的速度一样有趣，也许黑暗的速度更快，这又有谁会知道呢？

我真正想说的是地心引力，如果某个世界的地心引力是地球的两倍大，那么这个世界的电风扇所吹动的风，会不会强到足以吹落餐桌上的杯子，而不只是我的餐巾？或者，更强的地心引力会将杯子牢牢吸在餐桌上，电风扇吹动的强风根本移动不了杯子？

我真正想说的是这个世界广阔骇人又嘈杂疯狂，但也同样美丽，好像处在风暴的中央。

我真正想说的是，如果我将颜色想象成人类，或将人类想象成粉笔，除非人类是棕色或黑色的粉笔，不然他们全都又硬又白，不过这又有什么差别？

我真正想说的是，我知道我喜欢和想要的是什么，弗洛姆医生根本不知道，我不喜欢也不想要那些她让我喜欢和想要的东西。

弗洛姆医生不想知道我真正的想法，她要我说其他人都会说的话。“早安，弗洛姆医生。”“是的，我很好，谢谢。”“是的，我可以等，我不介意。”

我不介意。当弗洛姆医生接听电话时，我可以环顾她的办公室，找到一些她自己不曾注意过的闪闪发光的东西。我前后移动我的头，让角落里射来的光线，时有时无地照在书柜中一本封面闪闪发亮的书上。如果她注意到我在前后移动自己的头，她会在我的档案中加注一笔，甚至会放下话筒，要我停止动作。当我前后移动自己的头时，这叫做重复言动 (stereotypy)，而她那么做时，只是在放松她的脖子。看着反射的光线忽明忽灭，我认为这很有趣。

弗洛姆医生的办公室有种奇特的混合气味，不只是纸张、油墨和书本的气味，或者地毯黏胶和椅子骨架的塑料气味，而是某种东西的气味，而我总以为那一定是巧克力。她办公桌上的抽屉是否藏了一盒巧克力糖？我很想找出来。我知道如果问了这件事，她又会在我的档案中加注一笔。留意到气味是不适当的，因为留意到什么而被加注一笔，这种记录就很糟糕，但这不比留意到音乐而被记录更糟，因为这根本是不对的行为。

我不认为每个人在各方面都一样。弗洛姆医生曾告诉我，每个

人都知道这件事，每个人都做那件事，但我的眼睛没瞎，只是得了自闭症，我明白人们知道而且做不同的事。停车场的汽车颜色不同，大小各异。今天早上，百分之三十七的汽车是蓝色的。百分之九的汽车车体庞大——因为他们是卡车或货车。还有十八辆摩托车摆在三排架子上，原本每排架子应摆放六辆摩托车，靠近维修区的后排架子却摆了十辆。不同的频道播放了不同的节目，如果每个人都一样，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。

当弗洛姆医生放下话筒，朝我看了几眼，她的脸上有种表情，我不知道大部分的人会怎么形容，但我把这种表情称之为“我是认真的”。这种表情意味她是认真的，她知道答案，我却漫不经心，即便我感觉得到质地粗糙的办公椅正摩擦着我的长裤。我习惯在面前摆一本杂志，但她说我没有必要那么做。她认为她是认真的，所以她知道我需要和不需要什么。

“是的，弗洛姆医生，我正在听。”弗洛姆医生滔滔不绝地对我说话，话的内容像一缸醋，颇为呛人。“仔细听我话中的提示。”她对我说，并等待我的回答。

“是的。”我说。她点点头，在档案上记了一笔，然后说：“很好。”却连看都不看我一眼。有人开始从大厅的某处朝办公室的方向走来，两个人正在交谈，他们的谈话很快就和她的声音混杂在一起，我听到“星期五黛比……下次……他们打算做什么？我告诉过她，但鸟不可能停在窗台上……绝不可能”。弗洛姆医生正等我回答，她不会跟我讨论鸟停在窗台上的话题。“我很抱歉。”我说。她要我更加专心，并在我的档案上加了一笔，之后开始询问我的社交生活。

弗洛姆医生不喜欢我在网络上与德国的朋友——亚历克斯和印度尼西亚的朋友——基伊玩游戏。“在现实生活中，”她明确地说，

“大家都在工作。”我回答，她又点点头，问我有关保龄球、小型高尔夫、电影和本地自闭症协会分会的事情。

打保龄球曾导致我的背部受伤，可怕的噪声也在我脑海中回荡。小型高尔夫是给小孩玩的，但我在童年时就不喜欢这种运动。我喜欢玩激光枪对战游戏。但我在首次治疗时跟弗洛姆医生说了这件事，她反而加注一笔说我具有“暴力倾向”。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以后，她才不在例行的疗程中问我一连串关于暴力的问题，我相信她绝对没有删除“暴力倾向”这个记录。我提醒她，我不喜欢打保龄球或小型高尔夫，她说我应该努力适应。我对她说，我看了三部电影，她问我观后感。我读过影评，因此我可以告诉她电影情节，我根本不喜欢看电影，特别是置身于电影院中的感觉，但我必须弄点东西向她说明……至今她还不知道，我说的电影情节，其实是在一字不漏地转述影评内容。

我打起精神面对下一个关于性的问题，不用说，这个问题老是我生气，因为我的性生活不干她的事。弗洛姆医生是最后一个我会对其倾吐女朋友或男朋友的对象，但她根本不认为我会有女朋友，她只是想借此记录说我没有女朋友，这样反而更糟。

疗程终于结束了。下次见，弗洛姆医生说，我回答：“谢谢，弗洛姆医生。”她又说：“很好。”好像我是一只训练有素的狗。

来到室外，天气又热又干，我得眯着眼睛，才能避开停车场的汽车射来的反光，人行道上的行人在阳光下变成了团团黑影，闪耀的光芒使我睁不开眼睛，直到我逐渐适应。

我的步伐太快了，之所以知道这件事，除了因为我的鞋子重重撞在人行道上，也是因为迎面而来的行人个个皱起眉头，我想那种表情代表了他们很担心。为什么要担心？我又不会揍他们。因此，

我减慢速度，脑海里开始酝酿音乐。

弗洛姆医生说，我应该学会欣赏其他人欣赏的音乐。我遵照她的指示。我认识一些像巴赫和舒伯特等等的其他人，他们有些是自闭症者，有些不是，自闭症者的数量还不足以支撑交响乐或歌剧的演出，但她所谓的其他人是指“大部分的人”。我的脑海中酝酿着鳟鱼四重奏，当音符缓缓地在我心中浮现，我感觉到自己的呼吸变得平顺，就连步伐也减缓到可以配合乐曲的节拍。

钥匙轻易就滑进我的车子的门锁里，现在我掌握到正确的节拍了。汽车座椅很温暖，像家一样的温暖，柔软的羊毛垫子让我备感舒适，过去我用的是医院的羊毛被，但后来我用生平领到的第一份薪水，买了一件货真价实的带有绒毛的羊皮。在发动引擎之前，我随着心里的音符在驾驶座上跳了几下，发动引擎后，有时候很难让音符规则地跃动下去，我想等一下，好让节拍不会乱掉。

在返回工作岗位的路上，经过十字路口、交通号志、半堵的车阵时，我让音乐放松自己，然后我来到他们称之为园区的大门。我们的办公大楼靠近右边，我向停车场的守卫晃晃识别证，然后找到我最喜欢的停车格。我曾听过其他大楼的人抱怨找不到合适的停车格，但在我们的大楼，我们总是找得到。没有人会占用我的停车格，我也不会占用别人的，戴尔的停车格在我的右边，琳达的在我的左边，对面则是卡梅龙的。

在我最喜欢的末段乐曲的陪伴下，我走到办公大楼，并在通过大门之际，让乐曲淡出。戴尔在办公室，正在操作煮咖啡机，他没有说话，我也不发一语。弗洛姆医生希望我多说话，但我找不到任何理由。我发现戴尔正在认真思索什么事情，因此我没有必要打扰他。我还在生弗洛姆医生的气，而且我也早回来十五分钟，所以我

绕过办公桌，来到小型健身房做弹跳运动。弹跳对我很有帮助，弹跳一直都对我很有帮助，没有人在小型健身房里，所以我在门口挂上“门内有人”的招牌，将适合弹跳的音乐开到最大声。

当我在弹跳时，没有人打扰我，跳床强劲的冲力伴随着跃至空中时的无重力感，让我感觉轻飘飘的。当我的弹跳和音乐配合得天衣无缝之际，我感觉得到我的心灵正在延伸，放松。当我觉得注意力恢复之后，好奇心又驱使我重返工作岗位，我将弹跳的速度减慢为小孩般的轻跳，然后离开蹦床。

当我走回办公桌时，没有人打扰我。我想琳达在办公室里，贝利也在，但这无关紧要，待会儿我们可能一起去吃晚餐，但现在还不到时候。此刻，我准备开始工作。

我所处理的符号是无意义的，大部分的人也会感到困惑，我很难解释我的工作内容是什么，但我明白这是一件重要的工作，因为他们付的薪水够我养车和付房租，他们也提供小型健身房，并同意我每季去弗洛姆医生那里看诊。基本上，我的工作寻找声音的规律，有些规律的名字很炫，别人很难察觉到这些规律的存在，但对我而言，做这件事就像家常便饭一样。我要做的就是学习描绘这些规律的方法，好让别人明白，我的脑海中存在着的一些东西。

我戴上耳机，选一首音乐，舒伯特的曲子对我现在要做的工作而言太过华丽了，巴赫的曲子很合适，它复杂的规律正是我需要的。我让大脑中寻找和产生规律的部分专注在工作上，这就像是欣赏冰晶在沉静的水面上隆起，一个接着一个，然后连成一线，不断展延支脉，交错而行……我要做的就是集中注意力，聆听曲子的音乐规律是否仍为对称或不对称的，或者应付这份工作的其他特殊要求。这一次，这首曲子的音乐规律反复循环的密度更甚以往，它在我的

脑海中以不规则的碎片形状堆栈增长，最后形成一个带刺的球体。

当这个带刺的球体渐渐模糊之后，我动了动身体，然后靠坐在舒服的椅子上。已经过了五个钟头，我居然没有注意到，弗洛姆医生带给我的焦虑不安已经消失了，我感到如释重负。有时候从弗洛姆医生那里看完诊返回工作岗位时，我几乎一整天无法工作，但这一次借由弹跳的帮助，我的身心恢复了平衡。在我的工作区上方，有具风车懒洋洋地抽动排气系统，我朝着风车吹气，过了一会儿——整整一点零三秒——风车的转速加快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闪着银紫色的光芒。我决定打开电风扇，好让风车和螺旋型吊饰可以一起转动，为我的办公室带来闪耀的光芒。

听到贝利在大厅里呼喊“有人想去吃披萨吗”，我开始感到一阵晕眩，我饿得要命，肚子咕咕作响，鼻子也突然嗅得出办公室里各种东西的气味：纸张、工作区、地毯、金属、塑料、灰尘、清洁剂……以及我自己。我关掉电风扇，对旋转的风扇和闪闪发光的美丽景象作临别一瞥，然后走至大厅。我只要瞄一眼朋友们的表情，就知道谁已经到了，谁还没有到。我们无须交谈，因为我们熟识彼此。

我们在晚上九点钟左右来到披萨店，共进晚餐的人包括琳达、贝利、埃里克、戴尔、卡梅龙还有我。朱依原来要来的，但披萨店的桌子只能坐六个人，他知道这件事，如果他和其他几个捷足先登的话，我也会选择退出。我不希望到了披萨店后，得坐另外一张桌子，所以我知道朱依不会来披萨店，我们也不用强邀他加入。去年，这家披萨店新来的经理不明白我们之间的默契，老是试着帮我们安排更大的桌子，并打乱我们的座次。“不要那么古板。”这个经理会这么说，当他一转过身，我们就坐回我们喜欢的位置。戴尔有眼睛

抽搐的毛病，让琳达感到不自在，所以琳达想坐在看不到戴尔的位置。我认为戴尔的毛病很有趣，我也喜欢看，所以我坐在戴尔的左边，当戴尔望着我时，好像他正朝着我眨眼睛。

披萨店的员工认识我们，其他餐厅的顾客对我们的行动或谈话方式——或不谈话的方式——观望良久，也经常会露出“滚远一点”的表情，但这家披萨店的顾客不曾如此。琳达只是点她想吃的东西，有时候她会先把想吃的东西先写下来，披萨店员工从未多问其他的问题。

今晚，我们喜欢的那张桌子很脏，看到五个肮脏的碟子和披萨盘，我几乎快要受不了了，想到油腻的酱汁、起司和面包屑，我开始反胃，奇数的碟盘让这种情况更糟。在我们的右手边有张空桌子，但我们不喜欢这个位置，这张桌子紧邻通往厕所的走道，顾客上厕所时就会经过这里。

我们只好等待，试着保持耐性，直到“哈啰，我是希薇雅”的员工——她的名牌上写了这些字眼，好像她是个待售的商品，而不是个活生生的人——向其中一名员工使了眼色，要他去清理我们喜欢的桌子。我喜欢她，即便没有看名牌，也记得住要叫她希薇雅，不用加上“哈啰，我是”。“哈啰，我是希薇雅”朝我们笑了一下，试着想帮个忙。名叫“哈啰，我是珍”的员工，是我们不愿在周四来披萨店的原因，因为这一天轮到她当班。“哈啰，我是珍”不喜欢我们，一看到我们，就在暗地里嘀嘀咕咕。有时候，我们之中的一个人会来披萨店帮其他人点餐，上次我独自来点餐时，“哈啰，我是珍”趁我转身没看柜台之际，对一名厨师说：“至少他没有和其他怪胎一起来。”她知道我听到了，她是故意说给我听的，她是唯一会找我们麻烦的员工。

然而今晚，轮到“哈啰，我是希薇雅”和提瑞当班，提瑞正在收拾碟盘和肮脏的刀叉，似乎对这件工作感到颇为自在。提瑞没有挂牌，他的工作只是清理桌子。我们知道他叫提瑞，是因为我们听到其他员工这么叫他。我第一次直呼提瑞的名字时，他吃惊地望着我，脸上流露着些许的害怕，现在他认识我们了，只是他不曾唤过我们的名字。

“一分钟之内我就会收拾好这张桌子。”提瑞斜看我们一眼，“你们还好吗？”

“很好。”卡梅龙回答，他的脚跟和脚趾头正在抖动着。卡梅龙总是会抖脚，但我发现今晚他抖脚的速度比平常还快。

我望着窗外正在闪动的关于啤酒的电子广告牌，这个电子广告牌分成三个部分相继出现：红色、绿色以及位于中间的蓝色，然后所有的颜色在瞬间消失。红色闪烁而出，而后轮到绿色，接着是蓝色，红、绿、蓝色随后一起出现，再一起消失，最后再一起出现，接下来，这些动作从头开始。这是非常简单的图案，这些颜色并不够完美（红色的部分太橘了，不合我的口味，绿色也一样，而蓝色倒是很可爱），但仍是值得一看的图案。

“你们的桌子整理好了。”“哈啰，我是希薇雅”说。当我将注意力由啤酒电子广告转至希薇雅身上时，我试着不让身体抽搐。

我们按照平日的座次坐了下来，并点了每次来披萨店时都会点的东西，所以我们没花多少时间点餐。我们等待食物送来，彼此未发一语，因为我们都以各自的方式适应这样的情况。因为我早上才找弗洛姆医生看过诊，所以比平常还要注意到每个人的举动：琳达用手指轻敲汤勺，她的动作规律且非常复杂，复杂到不仅会取悦她自己，而且还会让数学家感到有趣。我正用眼角的余光注视着

窗外的啤酒电子广告牌，戴尔也在观看。卡梅龙正在拨弄着口袋里的塑料小骰子，他的动作小心到不认识他的人根本察觉不出来，但我看到他的袖子在规律地翻动。贝利也在看窗外的啤酒电子广告牌。埃里克则拿出彩色笔，在纸垫上画一些小型的几何图形，一开始是用红色，接着是紫色，然后是蓝色、绿色、黄色和橘色，最后又从红色开始画起。他很喜欢这些几何图形，当披萨送来时，他刚好完成一幅彩色连环图案。

当饮料送来时，埃里克正用黄色笔在作画，服务生再送来披萨时，他改用橘色笔作画，他的神情看上去很放松。

我们不该在中心之外讨论自己的想法的，但在我们快要用完晚餐之际，卡梅龙开始在座位上坐立难安，满心想告诉我们他刚刚解决的问题。我环顾四周，邻近的桌子都没有坐人。“伊泽尔”，我对卡梅龙说。在我们的密语里，伊泽尔意指“继续说下去”。我们不该有密语的，也没有人认为我们能够建立密语，然而我们做到了。许多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也建立了密语，他们称之为“行话”或“俚语”，实际上，这不能叫做密语，密语是区分谁是团体成员，谁不是团体成员的一种方式。

卡梅龙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，将其摊开。我们不该把纸张带离办公室的，因为怕有人拿到这些纸张，但我们都照带不误。有时候交谈是何其困难，写下或画下我们想说的话，反而简单多了。

我认得在卡梅龙图画中总是被画在角落里那些卷发的守卫，他喜欢动画，我也认得他利用部分递归原理链接而成的图案，这个原理协助他以简略且优美的方式解决问题。我们全都看了这幅画，并且点头称赞。“很漂亮。”琳达说完，双手向旁边猛拉了一下，如果我们回到园区里，她一定会疯狂地鼓掌，但在披萨店里，她不算

那么做。

“没错。”卡梅龙说完，将这张纸折了起来。我知道这种交流方式会令弗洛姆医生不满意，她会要求卡梅龙解释这幅画，即便我们都明白画的含义。她会要求我们提出问题，发表意见，讨论这幅画。根本没有什么好讨论的，我们全都明白卡梅龙的问题是什么，他的解决方式从各方面而言都很不错，讨论是多余的，我们都不想那么做。

“我想知道是否有黑暗的速度这回事。”说完，我低下头来。当我说话时，他们都会看着我，哪怕只是短暂的几秒钟，我也不喜欢被众人凝视的感觉。

“黑暗没有速度。”埃里克说，“黑暗只是占有光不存在的空间。”

“如果有人在好几种地心引力的世界吃披萨，那种感觉会是什么呢？”琳达问道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戴尔的口气有点担心。

“未知的速度。”琳达说。

我对琳达的说法困惑了一会儿，然后才理解其中含义。“未知扩展的速度快于已知。”我说。琳达露齿而笑，点点头。“因此，黑暗的速度可能比光的速度还要快，因为有光的地方总是有黑暗，光也会先于黑暗熄灭。”

“我想回家了。”埃里克说。弗洛姆医生会要求我问埃里克是否感到沮丧，我知道他并不沮丧；如果埃里克此刻想回家，他只是想看喜欢的电视节目。我们互道再见，我们全都明白，我们不该在公众场合道再见。我返回园区，想在回家睡觉之前，先到办公室看我的陀螺和螺旋型吊饰一眼。

卡梅龙和我在健身房里边蹦蹦床，边大声地交谈。前几天，我们的工作成绩很不错，所以我们到健身房里放松一下。

乔里走进健身房，我看了卡梅龙一眼。乔里今年才二十四岁，如果他没有及早接受对我们而言迟来的治疗的话，他就会变得和我们一样。乔里认为他和我们是同类人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曾接受过治疗，仍拥有我们身上具备的某些特质。例如，乔里擅长抽象概念和递归原理，他喜欢我们热衷的某些游戏，他喜欢来小型健身房。但他在解读他人心理和表达方面的能力远胜过我们，事实上，他根本就是个正常人，拥有正常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能力。他怀念与我们是同类人的时光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是他最亲密的朋友。

“嗨，罗尔。”乔里对我说，“嗨，卡。”我发现卡梅龙愣了一下，他不喜欢别人缩短他的名字。他曾对我说，那种感觉就像是双腿被砍断一样。他也对乔里提过，但乔里忘了这回事，因为他多半时间是与正常人在一起的。“最近你们过得如何？”乔里问道。他将问候的话含糊不清地连在一起，而且忘了面朝我们，好让我们可以读他的唇。我知道乔里在说什么，因为我的听力比卡梅龙好，我知道乔里把话连在一起。

“你们最近过得如何？”为了让卡梅龙听懂，我一字一字地重复一遍。“很好，乔里。”卡梅龙松了口气。

“你们听说了吗？”乔里不等回答就急忙地问道，“有人正为自闭症设计一种反向治疗程序，他们曾对老鼠或某种生物进行实验，现在打算将实验结果在灵长类动物身上进行测试。我敢说，过不了多久，你们几个家伙可能会和我一样正常。”

乔里老是说他与我们是同类人，但这番话显示，他从未相信过这件事。我们是“你们几个家伙”，正常人就是“像我”一样。我想知道，乔里说他与我们是同类人但运气比我们好一点，是否只是为了让我们心情舒坦，或者是为了取悦他人？

卡梅龙怒目而视，我几乎感觉得到，他的喉咙里纠结着一堆话，导致他无法言语。我明白不能为卡梅龙代言，我只为自己发声，每个人应该说自己想说的话。

我说：“所以，你承认你与我们不是同类人。”乔里愣了一下，脸上浮现出一抹有人教过我称做“受伤”的表情。

“你怎能这样说，罗尔？你知道，我只是在说治疗——”

“如果你让听障小孩恢复听力，他就不再与听障者是同类人。”我说，“如果他很早就恢复听力，他根本就不了解听障者的世界，因此，这一切都是惺惺作态，否则会是什么？”

“什么叫一切都是惺惺作态，否则会是什么？”乔里带着受伤和迷惑的表情问道。我明白，如果有人懂得我说的话，就知道我在该断句的地方，留下了一个问号。而乔里的迷惑提醒了我，童年时，这种感觉也常萦绕我心。我的脑海和喉咙里纠结着一堆话，我拼命想用正确的顺序和正确的表达方式说出来。人们为什么无法只凭言语，就表达出他们真正的意思？我为什么不停地与说话的语气、速度、音调和变化作战？

我感觉得到也听得出来，我的声音渐渐地变得生硬，而且似乎带着怒气。“在你出生之前，他们就灌输你这种想法，乔里。”我说，“你从未有过我们这样的生活，连一天也没有。”

“你错了。”乔里迅速打断我的话，“我的内在和你一样，除了……”

“除了一些让你与众不同的特质，就是那些你称做正常人的特质。”这回换我打断乔里的发言。打断别人说话是很伤人的事，我的治疗师芬莉小姐若看到我打断她讲话，就会拍我的手，但我受不了乔里继续说假话。“你能够聆听和处理语言以及声音，你也在正常使用人的说话方式，你的眼神不会茫然。”